

沉甸甸的爱

□董轩

昨天晚上,我在书房写作业。突然,手机震动了一下,一条信息跳出来,是爸爸发来的一张快递图片,附着一句话:“快递到了,去取吧!”

原来是爸爸给我买的鞋子到了。我开心地跑到菜鸟驿站取了快递,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裹。一个黑金色相间的鞋盒露出来,打开后,心心念念的球鞋映入眼帘——红色的鞋带,黑白相间的鞋底,鞋帮有几个透气孔,鞋带两边有一块红色魔术贴,以及我喜欢的明星形象LOGO。我开心地跳起来!兴奋过后,我久久地望着这宝贝般的鞋子,感觉手中的鞋盒沉甸甸的……

这是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上个星期,我打电话给出差在外的他:“我马上要过生日了,您会回来吗?”爸爸犹豫了一下:“儿子,这边疫情有些严重,我尽量回去陪你。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?我先买了寄给你。你选好发个链接给爸爸。”我有点开心又有点失望地说:“好吧!您尽量回来,我还等您陪我打球哪!”爸爸说:“好,我尽力。”

我早就想买一双新球鞋了,所以费了不少工夫在网上选鞋,最终我看中了一双红色的球鞋。它有两个不同的型号,价格也不同,一双409元,一双529元。我把链接发给了爸爸。他问:“你想要哪双?”我心想:一分钱一分货,贵的应该好吧!可转念又想,爸爸工作很辛苦,赚钱不容易。于是我回:“要便宜的那双!”爸爸停顿了一下问我:“我看这两双鞋长得都一样,为什么另一双贵?”我随口说:“可能那双性能更好吧!”

爸爸没有回应。我想他可能在工作,就没有打扰他。几分钟后,他给我发了一个“购物成功”的截屏,我一看,竟然是贵的那双!我开心又疑惑地给爸爸打电话:“您怎么买了这双贵的?”“我仔细对比了一下两双鞋,发现贵的底子要厚一些,耐磨。你不是喜欢打篮球吗?厚底的鞋子穿着舒服……”

手背溅起的泪花将我的思绪拉回眼前。看着这双红球鞋,我的心情难以平静——这可是爸爸用早出晚归换来的!他平时省吃俭用,很少穿新衣,却给我买了这么贵重的礼物!想到这里,一股暖流涌进身体,我的鼻子又酸了……

征稿启事

为了向广大读者分享更多文学佳作,也为给热爱文学创作的朋友增添赏鉴和交流的平台,本报《逸文》版现面向广大作者征集优秀文稿作品。

征稿要求内容积极向上,文字富有真情实感,注重地域特色,随笔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连载等体裁不限,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。所投稿件必须是本人原创,因稿件引发的纠纷,由作者自行承担。

如果您有打动人心的故事,对美好生活的感悟,家长里短的趣事,请记录下来投稿给我们吧!投稿邮箱:410509596@qq.com



火红中国年

□曾正伟

腊八过后,年味就越来越浓了。一眼望去,满街都是火红的场面。突然悟出:中国年是火红色的!

年画是火红的。如果将“中国年”比作一个人的话,那么,年画就好比人的“颜面”,常常贴在大门或正屋的墙壁上。年画中的图案,要么是寿星,要么是胖娃娃;要么是大丰收的景象,要么是“年年有余”的主题。这些图案,预示着来年的幸福安康和风调雨顺,也预示着来年的大丰收和大团圆。

对联是火红的。对联就像中国年的“眉毛”,不但要工整,还要有寓意。印象中,对联是不能乱贴的。比如大门上应该贴“万里青云临福地,九天红日照财门”;厨房门上要贴“喜益人丁多积粟,巩固阴雨广堆薪”;架子上常贴的是“日行千里路,夜走八百程”;果树简单些,贴张红红的“福”字就万事大吉啦!

灯笼是火红的。灯笼酷似中国年的“眼睛”,一挂起来年就“活”了。应该说,灯笼是中国年的点睛之笔,预示着新年的红红火火、和和美美。记忆中,父亲总会将成双成对的大红灯笼挂在屋檐下和院门前。火红的灯笼,常常照得我们心里亮堂堂的。

窗花是火红的。窗花好比中国年的“脸蛋”,一定要装扮得有模有样,就像年戏中的主角一样,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印象中,每到腊月,村上没有闺女的人家就会

托我的巧手姐姐剪窗花。贴上窗花,每家每户都洋溢着欢乐、祥和、喜庆的气氛。

中国结是火红的。中国结就像年的“鼻子”,处于五官的正中央。其形状,也酷似一个红红的“鼻梁”。中国结也称“如意结”,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真善美的追求,也象征着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。挂上它,以期来年事事顺心,万事如意。

年戏是火红的。年戏宛若中国年的“嘴巴”,一到正月就“唱”个不停。大年三十、元宵节,都是年戏上演的最佳日子。红平绒做的布景和红红的戏装,映衬着人们的欢声笑语。年戏,往往把年的气氛推向高潮。

鞭炮是火红的。鞭炮酷似中国年的“胡须”,总是一缕一缕的。每天早晚,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去放鞭炮。一阵鞭炮声之后,大家又一窝蜂地去捡哑炮。折断哑炮,用香头点燃火药,“火星子”就不停地冒着。通红的火焰,照亮了整个童年的时光。

除了这些,大人给孩子的压岁钱是用红纸包的,小姑娘的新衣服是用红布做的……因为作为中国人,日子一定要红火起来,尤其是过年!

眼下,铺天盖地的火红色又走进了千家万户。火红的中国年,映红了人们的笑脸,照亮了漆黑的夜空,染红了密密麻麻的日子。

炉锅香瓜子

□周永战

一晃新年又到了,得买点炒货,正月里好待客。到街上逛一圈,满目的炒货,品种繁多,花生、瓜子、桃核、杏仁、板栗,应有尽有,漂洋过海的外国货也稀松平常,想买啥买啥,这生活可真是舒坦多了!

记得我们小时候,每逢大年初一,拜年的乡亲、本家来来往往,准备点炉瓜子、仁果(花生),对每一家来说几乎都是必须的。一个头磕过,长辈们无一例外地都紧着让:“来来来,快抓把瓜子吃!来,吃仁果……”说着就把小筐箩、茶盘子递到你眼前。那一天,长辈们人人都那么慈眉善目、和蔼可亲。

那时生活不富裕,过年待客的炒货,也就只有瓜子、仁果而已,且葵花籽、仁果都是自家种的。西瓜子、白瓜子是平时吃西瓜、吊瓜、北瓜、西葫芦等一点点攒起来的。往往是吃西瓜吐了籽后,舍不得扔掉,用水洗干净,晒干后存起来,积少成多。吃吊瓜、北瓜、西葫芦时,也会挖出瓢子,把里头的籽挤出来洗净,留到过年炉着吃。

炒仁果、瓜子,在我们老家不叫“炒”,而习惯称之为“炉”。一般除夕下午或晚上,是家庭主妇们炉瓜子、仁果为初一待客做准备的时候。日子过得细致、讲究的人家,一般要炉好几种,葵花籽、白瓜子、西瓜子、仁果,一应俱全。

葵花籽(我们俗称“瓜子”)最好炉。把葵花籽放进锅里,用软柴小火慢炮,用笊帚疙瘩勤搅拌,葵花籽一上火色、一出香味就行了,这是清炒。要吃咸味的,那就用小碗沏一点盐水,等瓜子炉到七八成

熟时,淋入盐水,搅拌均匀,再焙干炉熟就行了。那时候都用大铁锅烧柴火炉瓜子,可不像现在炒炉这么方便。

白瓜子和葵花籽的做法一样。

西瓜子,可炉干的也可炉湿的,但干西瓜子嗑起来费劲,不但硬,一着唾沫还特滑溜,是典型的没事磨工夫的零食,我小时候最膈应嗑这玩意儿。那时大多数人家还是喜欢炉湿西瓜子。炉湿西瓜子,得提前把西瓜子泡几个小时,然后用花椒、大料、盐煮一下,再上铁锅炉,炮去西瓜子表面的水分即可,出锅后用湿布盖上,以保持其湿度,嗑的时候好嗑。

炉仁果,得用沙子炉,这样炉出来的仁果才更好看,也不至于炉得半生不熟。用铁锅炉的话,往往外皮已经糊了,仁儿还没熟,黑乎乎的一盘,相不好,吃起来也难吃。再说摆着这样的东西过年,也不雅观。

那时候有一种瓜子是不准吃的,就是葫芦籽。虽然好多人家都种葫芦,却不是为了吃,而是为了收葫芦做成瓢,舀米舀面舀水都用它。据大人们说,小孩子吃了葫芦籽会长龋齿,要真长出满嘴龋齿,那可就难看死了。但年幼调皮的我们总会冒着被毁容的危险,以身试葫芦籽,结果也没谁长龋齿,倒是感觉那葫芦籽也蛮香的。

大年初一摆上几盘自己炉的瓜子、仁果,招呼着来来往往拜年的晚辈们,长辈心里肯定有几分惬意和满足,也觉得有几分面子。这就足矣,过年嘛,重要的是过个心情,心里美比什么都重要。

诗三首

谢谢你,青岛姑娘

□潘景超

青岛的早晨,天边映霞光
我匆匆忙忙背起行囊
登上2路汽车,依偎在扶手旁
一个温柔的声音荡漾在耳旁
叔叔请您坐,叔叔请您坐
诚恳的礼让,心里暖洋洋
谢谢你,青岛姑娘
你和青岛一样
端庄美丽又大方

我家在东北,冬季雪花扬
圣地查干湖张开大网
古老渔猎文化,欢迎来逛一逛
美丽的城市需要大家来装潢
你献一份爱,我发一份光
世间有真情,人类才吉祥
欢迎你来东北
查干湖畔逛一逛
凿冰捕鱼爽一爽

窗花

□樊进举

除夕夜
母亲把剪得多姿多彩的窗花
发表在疏影横斜的轩窗上
像一件件
冶炼打造多年的工艺品
似闪烁在
人生路上熠熠生辉的光环

从此

葫芦娃的故事
鹿衔草的情话
从古老的传说中鲜活
让高楼的玻璃窗绚丽

屋里像点燃了一团燃烧的火焰
包裹着属于母亲的温柔与深邃
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腊月里
忽见母亲灵巧娴熟的剪刀闪亮

每一剪

都剪出了浓浓乡恋浓浓暖意
剪出了乡村振兴继续美好新生活

梅花香透腊月

□董敏

故乡腊月浓浓的年味
从瓦屋顶上蔓延开来
偷偷爬上一树梅花的枝头
红红火火的色彩
在光秃秃的枝杈间跳跃
四溢的芳香吵吵闹闹
对走过树下的你开怀大笑
妩媚动人的姿态
酷似烟火农家一袭长裙的姑娘

用吉他弹奏一曲梅花三弄
迎来一场美丽的邂逅
缕缕暗香纷纷飘落
轻拂过从远方归来的游子心尖
喝一口岁月酿就的梅花酒
醉在寒冷的季节里
用梅花映雪安抚漂泊的灵魂

